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的哲学的主要原则^{*}

[俄]伊·叶甫兰皮耶夫
刘娜译 王宗琥校

摘要 受米哈伊尔·巴赫金思想的影响,有研究者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思想不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与此相反,本文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通过他的创作表达一套关于“人”的完整的哲学思想。基于对作家的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存在一种“高级类型”的人,他们具有“神秘”的能力去影响他人和周围的世界,正是他们决定了历史的进程。这类人的优越性与他们实力或权力无关,恰恰相反,按照大众的理解,他们通常都是一些不正常的人。研究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原则与他将世界理解成一种梦境有关。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创作中的“梦想家”主人公展示了个性正常发展的第一阶段,接下来,“梦想家”会成长为“神秘主义者”,即“高级类型”的人。《一个荒唐人的梦》的主人公就属于这一类型,他曾到访“另一个世界”并得知,人死后还会以类似尘世生命的形式继续存在。本文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以上思想与尼采和海德格尔的“永恒回归”思想进行比较。

关键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的哲学 “高级类型”的人 灵魂不死 “世俗”的宗教信仰 永恒回归的思想 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哲学
DOI:10.16238/j.cnki.rla.2023.01.012

早就形成了一套以对“人”的理解和关于“人”的特殊哲学为核心的世界观。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早就坚信,人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差别的。有些人具有影响他

受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思想的影响,很多研究者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不可能找到一个统一而完整的世界观和哲学观。我们认为,这一结论是极其错误的。恰恰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努力建立一套完整的世界观,而且他很

^{*} 本译文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阐释研究”(TJWWQN20-002)的阶段性成果。原文发表在《索洛维约夫研究(Соловьёв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2015年第二辑,第20-35页。

人和周围世界的特殊能力,因此他们在人类社会起着特殊的作用。在1876年的《作家日记》中,他称这些人为“高级类型”的人(высший тип),尽管他们通常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高级”和“伟大”的人。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中,都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奇怪的人物。作者明确暗示这些人物不是他幻想出来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并且他们在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梦想家”(мечтатель)是这类人物的第一种类型(中篇小说《白夜》的主人公就属于这一类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梦想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他们没有能力去适应生活,所以在这里“幻想”不是优点,而是缺陷。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幻想”视为一种正面品质:“梦想家”优于普通人,因为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更能够深入地理解事物。作家在早期创作中经常刻画“梦想家”主人公,他们沉浸在自己幻想中,几乎完全不关注周围的世界。可以说,“梦想家”是作家早期创作的主要人物类型。不仅《女房东》《白夜》和未完成的《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非常明显)的主人公是“梦想家”,而且《穷人》中的马卡尔·杰武什金,《双重人格》中的戈里亚德金先生,《脆弱的心》中的瓦夏·舒姆科夫也属于这一类型。

苦役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幻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否定这种品质,认为沉迷幻想会使人成为无法正确理解和应对生活现象的怪人。这在中篇小说《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地下室手记》

的主人公声称他的“幻想”的另一面是对堕落的渴望,这对这个曾经被视为崇高的品质来说无疑是一种讽刺和贬低。然而,我们也绝不能认为,此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幻想”看得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事实上,他认为“幻想”是个性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及时跨越这一阶段才能对世界有更成熟、更深刻的态度。而在完成这一转变时有两点至关重要,即一个人因此获得了哪些新品质,而这一转变又是如何完成的。

对于以上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有非常直截了当的回答,它们对我们理解陀氏的哲学观点,理解作为作家、思想家的陀氏至关重要。1861年发表的小品文《诗歌和小说中的彼得堡之梦》就回答了这一问题。在这篇小品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直接承认,“梦想家”类型取材于他本人的生活,因为他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毫无节制的幻想中度过的。他讲述了那时他如何欣喜若狂地阅读席勒的作品,对路易丝和阿玛莉亚(席勒笔下的女主人公)的理想爱情充满幻想。但在现实生活中,他所经历的爱情与中篇小说《白夜》中“梦想家”所描述的浪漫崇高的爱情截然不同。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人娜佳并不是一个高尚的人,她很快放弃了所有浪漫的梦想,嫁给了一个四十五岁上下的普通官员。

在描述这个故事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隐瞒他对“幻想”的新态度——尖锐的讽刺和批评。他坦言,他自己能够将“幻想”转变为一种对待世界的新态度,而正是这种态度让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他通过回忆“一件往事”表

达了这一转变的意义,这件事显然发生在1842年1月最寒冷的时期:有一天,当他走近涅瓦河的时候,他在夕阳的余晖中看到了彼得堡。房屋的上空飘着一团雾气,雾气中出现了城市的幻象,高耸于现实的彼得堡之上。随后,彼得堡的幻象逐渐消融在空气中,看着它,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晰地感觉到,那座现实中的彼得堡也会像幻象的城市一样突然消失。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似乎在这个黄昏时分,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幻想中的、神奇的梦境,这个梦境在那一时刻都像烟雾一样消失,消散在深蓝色的天空中。我心中突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想法,那一瞬间,我浑身一颤,心里仿佛涌起了一股热血,一种强大却从未有过的感觉骤然沸腾起来。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一些曾不断萦绕在脑海但并没有理解的东西;我仿佛突然开悟,洞察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对我来说陌生的世界,一个只能通过某种神秘的传闻和符号才能了解的世界。我认为,那一刻开启了我真正的存在……”^[1](68-69)]

最后一句话极其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确信,由于他亲眼看到了彼得堡的海市蜃楼,才明白了一些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从那一刻起,他开始了真正的、真实的存在。

在进一步讨论这段回忆所包含的深刻含义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相当奇怪的事实: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这篇小品文。而在此之前,在写于1848年的中篇小说《脆弱的心》的结尾处,也描述了像梦一样消逝的冬日彼得堡的景象。在这部小说中,阿尔卡季·涅费杰维奇看

到了这一幻象,并突然明白为什么他的朋友瓦夏·舒姆科夫会因没有按期完成工作而自责发疯。在后来的小品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对这一片段的重复描写表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作家逐渐意识到这一印象对他的生活和他世界观的形成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他决定更加详细地描述这件事,毫不掩饰他青年时代的这一经历。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重复让我们有理由认为,米哈伊尔·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发现的“复调”观念并不完全正确。按照巴赫金的说法,陀氏笔下人物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而在这一例子中我们看到,恰恰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自己早期中篇小说中的人物描述了他的个人感受。这一感受对他至关重要,可以说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

那一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底明白了什么?他那时所感受到的是:现实的彼得堡城与幻想中的彼得堡并无二致,也会像梦一样消散。在“梦想者”(此处是作家本人)的生活语境中,这一感受的含义是相当清楚的:在这一刻之前,他认为幻想中的完美世界与一成不变的庸常而灰暗的生活是相对立的。但现在他发现,庸常的生活也如同他的幻想一样,是非常美好的,它同样服从于他的意志,尽管这种制约并不像幻想中那样直接和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完自己看到彼得堡的幻景之后,他不无讽刺地称自己为“幻想家和神秘主义者”(фантазер и мистик)。我们认为,正

是在“神秘主义者”这一词中蕴含着作家所述感受的真义,所以需要特别认真地加以理解。作者此处说的“幻想家”指沉迷于青春幻想之中的人,在这种幻想中他们获得摆脱现实世界、统治自己的幻想世界的能力。而“神秘主义者”已经意识到日常现实的虚幻性和脆弱性,明白现实不过是一种表象,其背后隐藏着真正的(或许是可怕的)世界的奥秘。正如幻想家(мечтатель-фантазер)曾是幻想世界的统治者一样,神秘主义者感觉自己是现实生活的主宰,尽管这与人们通常的认识相左。从“梦想家”到“神秘主义者”的蜕变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那场经历的主要内容。而正是得益于这一蜕变,他才成为伟大的作家和哲学家。与其他人相比,他不仅对生活的理解更加深刻,而且能够对生活 and 他人产生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将这一神秘的能力体现在了创作中。这一过程是相当自然的,因为,文学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实际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暗示的那样,文学和生活都是一场梦,一种幻觉,尽管在虚幻的生活背后隐藏着某种神秘的现实。写作那篇小品文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诉诸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名字几乎在他苦役后的所有作品中都出现过)。或许,在他看来,他所领悟到的真理将他与很多杰出的思想家联系在了一起,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因为在《暴风雨》中,莎士比亚借着普洛斯彼罗之口描述了作家对世界和人的理解,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经历的上述事件不谋而合:

盛会到此结束。我们这些演员,
我说过了,都是精灵,已经
溶入空气之中,溶入稀薄的空气;
而正如这场无根的幻景一般,
耸入云霄的高楼、华丽的宫殿、
庄严的庙宇、伟大的地球本身,
不错,它所有的一切,都将消逝,
就像这虚渺的盛会逐渐隐没,
不着一点儿痕迹。我们的本质
跟梦境一样;我们短暂的生命
到头来以睡眠结束。^{[2](79)}

我们认为,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观中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自然地解释那些至今对研究者来说都像谜一样的作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部力作——中篇小说《女房东》中,他就塑造了几个“神秘主义者主人公”。比如能够左右他人和自己命运的老翁穆林,且显然他的妻子卡捷琳娜也具有同样的能力。小说的主人公瓦西里·奥尔蒂诺夫与他们两位相遇并闯入了他们的世界,他也曾试图获取这种能力,完成从梦想家到神秘主义者的转变。中篇小说《脆弱的心》中的瓦夏·舒姆科夫也被称为是梦想家,而且他属于一类特殊的梦想家,他梦想所有人都能幸福,梦想世界变得完美。在小说的结尾,瓦夏的朋友阿尔卡季看到冬天的彼得堡像梦一样消散了。可以推测,他在这一景象中明白了什么。阿尔卡季恍然大悟,瓦夏是因为他心中的矛盾而发疯:一方面,作为一名真正的神秘主义者,瓦夏感觉自己有一种潜在的从根本上影响世界的力量(他本能地感觉,世界像

梦一样,是可塑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完全释放这种力量并真正改变世界。由此看出,是瓦西里对于世界的不完美的罪疚感让他发了疯,这一感觉非常像导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的“离经叛道”的那种感受。

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赌徒》中塑造了另一个神秘主义者人物。主人公阿列克谢在某一瞬间获得了控制命运的神秘能力(在轮盘赌中赢得了一大笔钱)。在周围人都受制于社会条件和自己的欲望时,他是唯一一个真正自由的人。阿列克谢如此描述自己所经历的这件“神奇”的事件:“是这样的,有时一个最疯狂、表面看来最异想天开的念头会深深地扎在你的脑中,使你最后竟把它当做某种已经实现的真事……不仅如此:如果这个念头还与一种强烈的、炽热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你甚至会把它当做某种注定的、必需的、冥冥之中的安排,当成非如此不可的、不可能不发生的事。……为什么这个信念当初会如此牢牢地深扎入我的脑海,而且很久以前就开始,为什么?而且说老实话,我再一次向诸位重申,我原来想到这件事时,完全不是把它当做或可或不可的偶然机遇,而是认定它非发生不可!”^[3](第6卷,489)

这段话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深刻的信念之一,它在《赌徒》中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如果一个人真正地渴望某件事,他将自己全部的个性(личность)融入渴望之物,那么这个愿望一定会实现。他会要求现实成就他的愿望,现实也会服从于他的意志。阿列克谢

去了赌场,并赢了20万法郎——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远超过决定小说中所有人物命运的数额,远超过这些人物为之无休止争斗的数额。

二

由此可见,直到创作《罪与罚》之前,19世纪40—6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主题都是展现一类特殊人的存在,这类人能够意识到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因此他们具有改变世界、影响其他人命运的神秘能力。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完全改变了,他放弃了“特殊人物、高级个性”的观念,不承认他们能够比别人更多地决定历史的进程。当然,现实状况要复杂得多。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拒斥的不是“高级个性”(высшие личности)的思想本身,而是对这一思想错误和简单化的理解。根据这一错误的理解,个性的绝对意义取决于其外在的控制能力,并且通过暴力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证明,有这种错误理解的人恰恰都是些普通人,玩偶人,他们依赖物质力量和各种法则的形式体系来组织自己的生活。因此,他们的生活是虚假的、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这样一个虚假的生活体系中,那些真正的“高级个性”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他们的长处并不在于力量,而在于能够看到生活的深层,看到生活的最高意义,而这一意义是普通人根本无法触及的。他们对于世界和他人能够产生特殊

影响,是因为他们不仅比任何人都懂得生活,而且与生活有着更深的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高级个性”的生活是不幸的,因为在一个由大多数人构建出来的文明中,他们想要更深刻地理解存在和自我的吁求,只会遭遇不解和嘲笑。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这些“高级个性”会以自己的思想并作出榜样来逐渐改变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使这些人不再那么追求物质,使他们从“动物”一样的生活走向真正人类的生活——精神的生活。

在1876和1877年的《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详细地讲解了“高级个性”问题。他相当明确地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观点。首先,他坚决地将真正的“优秀人物”与那些大众认为的“优秀人物”(即拉斯柯尔尼科夫想要看齐的那种人)对立起来:“每一个社会,为了能够维持并生存下去,必定要尊重某个人或某种事,主要的是,整个社会都要这样做,而不是每一个人想怎样便怎样。由于第一类优秀人物,就是真正高尚的、全体或者全民族中绝大多数人都真心诚意地崇拜景仰的那些人,有时候多多少少是难以捉摸的,因为他们太理想了,有时是难以辨认的,他们以其奇异与独特性而与众不同,从表面上看常常有某种不大起眼的外表,于是作为他们的代替者,在官方的保护下就预设出一类优秀人物:“那就请你们尊敬他们吧。”^{[3](第19卷,469)①}

紧接着,在1876年的同一部《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尖锐、更加富有感情地将大多数普通人和真正的“优秀人物”加以对比,他称后者为“高级类

型”的人。作家认为,正是他们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历史的进程:“噢,吃喝,睡,糟蹋环境,还要生活得舒适——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一切把人引诱到世界上来,但这不是人的高级类型。然而,正是高级类型的人在统治着世界,向来就是他们在统治,结局也永远是这样的:时机一到,千百万人就跟着他们走。什么是高尚的话和高尚的思想呢?首先讲出这种话、这种思想(没有它们人类就不能生存)的常常是那些贫穷的、平凡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甚至往往是受迫害的,在迫害中和默默无闻中奄奄待毙的人。但是他们的思想,他们说的话却是永存的,任何时候也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话、这种思想一旦被他们说出来,就永远也不可能消失,——这简直是人类社会中的惊人现象。等到下一代人或者经过二十、三十年后,天才人物的思想就会支配一切和所有的人,吸引一切和所有的人。——结果是,胜利的不是千百万人,也不是看上去那样可怕、那样坚不可摧的物质力量,不是金钱,不是利刃,也不是强力,而是在起初并不显眼的思想,并且常常是看上去微不足道的某一小人物的思想。”^{[3](第19卷,538-539)②}

但是,如果真正的“高级个性”(高级类型)没有任何外在的、明显的力量,他们在普通人眼中和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人并无二致,那么他们是怎样对社会和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要弄清楚这一点,需要查考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这一思想的背景。作家先对年轻人无缘无故的自杀现象进

① 译文稍有改动。

② 译文稍有改动。

行了思考,并得出结论:自杀是这些年轻人对自己的生活和生活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思考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发表于1876年的《作家日记》上的短篇小说《判决》中表达了这一观点,这部短篇小说的写作时间比上述引文要稍微早一些。短篇小说转述了一个无名青年的观点,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但对自己生命的意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因此,他与周围的人截然不同,那些人从不认真地思考,即像小说主人公说得那样,“过着动物般的生活”。

当对生命加以思考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出的结论是:生命没有意义,因为一切终会消失灭亡——每个人、整个人类以及人类创作的一切都会消亡。与此同时,他承认,与每个足够深刻的人一样,在他身上都有一种将绝对意义带入世界的渴望。这一渴望和对生命的无意义的认识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活下去是无法忍受的事情,除了自杀,他别无选择。主人公断定无法回避关于自杀的结论,他找不到任何合理的理由来拒绝这一结论,因此他给自己“判处”了死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10月的《作家日记》中发表了这个“合乎逻辑的自杀者”的故事后,收到了很多读者来信,他们表示不理解这一小说的涵义。作家不得不在1876年12月的《作家日记》中重述这一故事,并更加直接地说出想要通过这一故事表达的思想。他解释说,在这个故事里,他试图用“反证法”来证明生活中绝对意义的存在。如果一个像故事

主人公那样深刻的人,能够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但却没有自杀,这就意味着,他们得出了生命具有绝对意义的结论。然而,这一绝对意义是有条件的,即这些人的存在和事业不会被死亡所破坏,而死亡也并非绝对。只有能够理解(哪怕是下意识的)自己灵魂不死的人才会承认生命的意义。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探讨为什么会有毫无意义的自杀这一问题的主要结论:“我的文章《判决》涉及到人的存在的基本的和最高的思想,这就是人的灵魂不死这一信念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这是一篇‘由于逻辑上的自杀’而苦恼不堪的人的自白,自白的潜在意义就是必须立即做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对自己的灵魂和对灵魂不死的信念,人的生存就是不自然的,不可思议的和不堪忍受的。”^[3](第19卷,538)]接着,作家再次强调,一切人类的主要思想都源于“灵魂不死”的思想。“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没有最高的思想都不能够生存。而最高的思想在世界上只有一个,这就是关于人的灵魂不死的思想,因为所有其余那些个人可能赖以生存的‘最高’的生活思想都是溯源于这一个最高思想的。”^[3](第19卷,540)]

我们回想一下,“合乎逻辑的自杀者”的故事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什么是“优秀人物”(“高级类型”的人)的背景下写成的。这就意味着,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思想,一个人只有思考生命的无意义并产生自杀的念头,才能超越“过着动物般的生活”的普通人之流。在这一情境下避免自杀的唯一出路就是相信灵魂不死。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

所有人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占大多数的普通人,他们从来不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第二类人具有悲剧性的命运,他们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却找寻不到,因此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第三类人是极少数人,他们想到了自杀,但却通过相信灵魂不死的方式克服了这一想法。正是最后一类人才是能够从根本上影响社会和历史的“优秀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推理并没有被埋在哲学的发展中,它对阿尔贝·加缪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加缪提到了短篇小说《判决》。他指出,这一小说主人公的思考和《群魔》中另一位“思想上的”自杀者基里洛夫的论断如出一辙,是人意识到哲学根本问题——关于存在荒谬性——的一种普遍形式:“毫无疑问,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没有人能够如此逼真地传达荒谬世界的所有真相和痛苦。”^{[4](84)}

然而,加缪认为,在关于世界和人类生活的荒谬性这一问题的最终回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偏离了他自己建立起来的逻辑。按照加缪的观点,为了生命的意义而必须接受灵魂不死观念的结论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了理解存在的陈旧方法上。加缪指出:“关于自杀和发疯的问题会消失的。这些问题不会出现在相信灵魂不死及其快乐的人身上,人用神性换取幸福……”^{[4](85)}毫无疑问,加缪此处曲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加缪认为,必须要接受灵魂不死思想为生命的“最高”思想的结论并不是源于“合乎逻辑的自杀者”的思考,从而人为地将这两者联系起来。事实上,每个认真阅读陀思妥耶

夫斯基作品的人都会明白,从一开始,不管是在他自己的个人思考中,还是在主人公的思考中,作家都指的是每个人都需要相信灵魂不死。

是否正如加缪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回归关于人的古老的宗教观念?完全不是。与基督教传统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用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来理解灵魂不死本身的。而正是这一非同寻常的方式使得他关于人的思想具有了现代性和当下性。为了理解陀氏灵魂不死思想的意义,需要看一看《作家日记》中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其主人公也是自杀的人。也就是1877年5月的《作家日记》中的《一个荒唐人的梦》。人们对这一短篇小说思想内容的解读非常离奇,事实上,其构思非常简单易懂:它完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自杀原因的思考以及人由“低级”到“高级”发展路径的思考,“低级”类型的人不考虑生命的“更高”思想,而“高级”类型的人的主要和唯一特征就是拥有真正的、非教条式的灵魂不死观念。

首先,必须承认,《一个荒唐人的梦》在思想和情节上都与更早一些的小说《判决》相关。实际上,这两篇小说讲述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思考和探索着的人如何超越了大多数人所过的“动物般的”的状态,并且意识到这样的存在没有意义,也没有坚实的基础。这让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只是他们所经历危机的结果有所不同:“合乎逻辑的自杀者”在自己的生活中没有找到意义,真的自杀了。“荒唐人”则止步于自杀的边

缘(所以他的自杀是发生在梦里的),他好像看到了死亡的另一面,并明白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什么。因此,他获得了真正的灵魂不死的观念,并活了下来,他生活的意义不再局限于某些个人事务,他将顺服于自己的天命,即向人们传达他所获得的真理。“荒唐人”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6年12月的《作家日记》中怀着激动心情所谈论的“高级类型”的人的典范。

《一个荒唐人的梦》的主人公没有名字(就像《判决》中的主人公一样)。这大概意味着他的故事对每个人都有意义,每个人都具备主人公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感情和能力。但在大多数人眼中,他们是荒唐的人,这表明他们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相比周围的人,他们有着更高的使命。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后,他与“合乎逻辑的自杀者”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只不过他用一种更加微妙、更加形而上的方式来表达出这一结论。由于他早就坚信“世界上在任何地方横竖都一个样”,他的心中感到“一种可怕的忧郁”。他继续自己的思考:“我突然觉得,是否存在着世界,或者如果说到处都是空虚,对我来说横竖都是一个样。我开始全身心地谛听和感觉,我身边什么东西也没有。开始的时候我总觉得,然而以前确实有过很多东西的,可是随后我就领悟到,以前也是什么东西都未曾有过,只不过那时不知为什么似乎觉得有而已。逐渐地我又确信,将来也都什么也不会有。于是,我开始不再生人们的气,而且也开始不再觉察到他们的存在了。”^{[3](第20卷,710)}这一推理可能看起来很奇怪,难以理解,

但它却具有非常明确的哲学内涵。它准确描述了虚无主义所面对的状况:没有任何能够给生活带来意义并指导我们的活动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虚无主义获得了一种本体论特征,它促使人们将世界理解成一种幻象。

请注意,主人公对“可怕的忧郁”的描述与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忧郁”和“可怕”的存在非常相像。在《什么是形而上学?》中,海德格尔写道:“深度的忧郁在我们存在的深渊中徘徊,就像一团迷雾,将所有事物、所有人和你自己搅成一团毫无差别的奇怪的东西。存在便以这种忧郁整体显现出来了……在惊恐中,整体上的存在降沉到我们身上并压倒我们,使我们无所依靠。在存在消失的过程中,只留下这个“一无所有”充盈着我们。”^{[5](20-21)}

“荒唐人”无法忍受这种状态,决定自杀。但是,与短篇小说《判决》不同的是,荒唐人是在梦里自杀的,他的自杀是虚构的。这说明,主人公想要积极解决生活中的危机,想要克制自己自杀的念头。然而,从纯粹的艺术构思来看,虚构的自杀事件对小说作者来说也必不可少。因为小说的主要部分在讲述主人公自杀后“在另一个世界”看到的情景。显然,如果是真正的自杀,主人公不可能在自杀后又回到我们现实中。

于是,主人公在梦中自杀了。结果证明,死后有一种新的存在,而不是他所认为的那样,什么都没有。接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了两种人死后可能会面对的极端形式。第一种存在的形式是棺材中可怕的腐烂尸体(同时具有意识),第二

种类似地球上生活的现实的存在,但已达到完美的程度。显然,在这里作者暗示人的命运并不由某种外力决定,他自己就能预定自己在死后的完美程度。

在一个遥远的星球上,荒唐人看到了一个完美的死后的现实(他是被一种未知的“黑乎乎的生物”带到那里去的),也就是说,这一现实发生在我们这个宇宙之中,而不是在某个彼岸世界中。荒唐人进入的那个有着完美的人的社会是怎么样的,我们这里不作赘述,但是要强调一下,这个完美世界并不是天堂的隐喻。关于这一点,自列夫·舍斯托夫起,很多研究文献已经指出了。因为在那个完美的社会中,人们也会像我们一样生老病死。相比于我们在地球上的生活,他们的完美是相对而言,而不是绝对的。他们的世界是地球上生活的变形,而非基督教中所说的天堂。这样理解完美就可以解释荒唐人何以能够“败坏”完美人的社会,用自私和邪恶“腐化”他们,在“败坏”的状态下,这个社会开始和地球上的生活完全一样。人们很容易失去用自己努力创造的完美。

荒唐人醒来后,也就是当他回到日常生活中后,他意识到自己找到了生活的真理和最高意义。他把手枪从身旁推开,因为现在自杀的念头已经让他感到恶心。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建立的逻辑,这意味着他获得了生活的“高级”理念——永生的理念。永生指人死后尘世现实生活将继续,只不过形式上更加完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个主人公也是如此理解永生的,那就是《群魔》中的基里洛夫。当斯塔夫罗金问他“您开始相信未来的永

生?”时,他回答道:“不,不是相信未来的永生,而是此地的永生。”^{[3](第11卷,293)}他相信,人死后面面对的不是一种超越尘世生活、与尘世生活完全不同的存在,而是一种类似于此岸的生活,好像是尘世生活以一种新的形式的继续。我们毫不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年写作《一个荒唐人的梦》正是为了用一种明晰、直观的方式说明人死后的存在这一非同寻常的观点。

我们再回来看这部短篇小说,主人公从“另一个世界”回归后,他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尽管周围的人毫无察觉:人们仍然认为他很可笑,如今甚至觉得他已经疯了。然而,这只能证明,他已经成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所论证的“高级个性”,“高级类型”的人。以前人们对他的态度会让他产生异化和冷漠,而现在他开始爱人。“不过现在我已经再也不会生气,我现在觉得他们所有人全都亲切可爱,甚至在他们讥笑我的时候也是如此——那时不知为什么甚至觉得他们还特别亲切可爱。如果不是因为我看着他们心里如此烦恼,我自己也会同他们一起笑的,——倒不是同他们一起讥笑自己,而是因为我喜爱他们。我之所以烦恼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理,可是我却知道真理。啊,只我一个人知道真理,这是多么令人苦恼的事情呀!”^{[3](第20卷,709)}

获得真理后,主人公不能只是单纯地享受自己这一新的状态,他一生都致力于将他所获得的真理传播给其他人。人们笑他,把他赶走,但他依然向他们传讲真理:“是的,生活,而且——去传道!关于传道一事我在那一刻马上就决定了,而

且,当然,要终此一生而为之!我要去传道,我想去传道,——传什么道呢?要宣讲真理,因为我看见过它,我亲眼目睹真理的万丈光芒!”^{[3](第20卷,732-733)}接下来,他解释了他所发现的真理的内容,否定了传统宗教对“彼岸”完美的期望:“我看见过而且知道,人们能够成为十分完美和幸福的人,而且决不会因此失掉他们在地球上生存的能力……主要的就是——像爱自己一样去爱所有的人,这就是主要的,一切的一切就在于此,别的什么全都没有必要,你立即就会找到如何安排的办法。”^{[3](第20卷,733-734)}同时,必须记住,他所表达的真理并不是纯粹的道德,它与我们存在的悖论形而上学有关——与对生命如梦的理解有关,与对死亡作为尘世生活不同形式之间的相对边界有关。当周围的人嘲笑主人公,认为他所看到并当作真理的不过是一场梦,主人公反问道:“梦?什么是梦?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一场梦?”^{[3](第20卷,734)}

请注意,早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通过自己主人公之口提出了“高级”理念和永生思想的意义。这一理念的意义始终未变:指的是人死后,会通过一个假定的边界与地球上的生活隔开,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或在某个“平行”世界中存在。《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在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话中谈到了这一点。斯维德里盖洛夫在谈到自己看到了鬼魂时,展开论述了自己的“鬼魂理论”:“鬼魂——不妨说另一些世界的小块和碎片,是它们的基础。当然啰,健康的人用不着看见他们,因为健康的人是地

地道道的尘世间的人,所以他们为了生活美满和井然有序,只应过这种尘世的生活。然而,人一旦生点儿病,正常机体遭到点儿破坏,那他接触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就立即产生了。而一个人病得越重,他与另一个世界的接触就越多;所以等他一死,便径直跨入另一个世界了。”^{[3](第8卷,366)}

尽管这种永生的观念对于欧洲哲学来说绝无仅有(它类似东方哲学中典型的轮回思想)。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这一观念还是得到了继承:我们指的是尼采的永恒回归观念。它指的是人在此世的不朽的、永恒的存在。海德格尔在关于尼采的讲座中就是如此解释永恒回归的观念的。他将永恒回归的概念称为尼采“现世”宗教的基础:“……永恒回归的思想是尼采纯粹的“现世”宗教的表达,因此它是宗教的,而不是哲学的。”^{[6](332)}这个概念完全适合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性特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级个性”(“高级类型”的人)思想可以和尼采著名的超人理论进行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级个性”能够意识到灵魂不死的思想,也就是说,他们明白他们将在类似于我们尘世的、不断延续的世界中永远存在。这会让他们更加负责任地看待生活,不懈地努力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让世界更加完美。意识到自己的绝对性、意识到自己会永远存在,这使得一个人明白他可以改变世界,他也真的改变了世界,也许只是一点点,只是在他个人的生活中发生了轻微的变化,但在无尽连续的生活中,这种变化会越来越显著。在尼采的哲学中,

超人思想也与永恒回归的观念紧密相关。在现代人中,超人的诞生意味着人越来越能够改变永恒回归的规律,使其具有选择性。也就是说,改变一个人,让他的内心充满高尚和完美,而不再只是旧有的思想。海德格尔也曾就这一问题说:“这一思想(指永恒回归—И.Е.)意味着我们在不停地接受召唤,并被迫作出选择:我们要么只想被拖着往前走,要么就想要成为创造者,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拥有成为创造者的手段和条件。”^{[6](377)} 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成为创造者”是指获得影响现实,并使现实更加完美和让人满足的能力。

事实上,这种对永生的理解对于欧洲哲学来说并不罕见。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并确定其概念的是乔尔丹诺·布鲁诺(这也成为宗教裁判所指控他的原因之一)。接下来,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在自己晚期的宗教哲学学说中以完全明确的形式表达了这一思想,相关著作有讲座集《现时代的根本特点》和《幸福生活教导》。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就是从费希

特那里借用了“灵魂不死”的观念。^①

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正是“高级类型”的人(那些接受灵魂不死思想的人)“统治着世界”,也就是他们决定着社会向更加和谐的状态发展。

参考文献

- [1]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сновидения в стихах и прозе //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 [М]. Т.19.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1– 1990.
- [2] [英] 莎士比亚:暴风雨 [M],彭镜禧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 [3] [俄]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M],陈燊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 [4] Камю А. Бунтующий человек [М]. М.: Политизда. 1990.
- [5] Хайдеггер М. Время и бытие [М]. М.: Республика. 1993.
- [6] Хайдеггер М. Ницше. В 2 т. Т. 1. [М] СПб.: Владимир Даль, 2006.

The Main Principle of F. Dostoevsky's Philosophy of Man

I. Evlampiev

Trans. Liu Na

Proofread. Wang Zonghu

Abstract In the literature on Dostoevsky influenced by the ideas of Mikhail Bakhtin the beliefs were dominant that the Dostoevsky's philosophical ideas don't form an integrated system. In contra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Dostoevsky in his creativity was trying to express a coherent philosophy of ma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① 具体可参见叶甫兰皮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人的哲学(从早期作品到〈卡拉马佐夫兄弟〉)》,圣彼得堡,2012年,第435–490页。

works and journalism of the writer the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the main principle of Dostoevsky's worldview is the idea that there exist people who have "mystical" ability to directly affect other people and the world around; Dostoevsky calls these people "supreme types", and they determine the course of history. Their superiority is not related to the strength or power;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abnormal in the general opinion and victimized. It is shown that this principle by Dostoevsky is related to his representation of the world as a dream. And the heroes-dreamers of Dostoevsky's early works demonstrate the first stage of the proper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and the result of this development is the turning of a dreamer into a mystic., i.e. into "supreme type". It is proved that the hero of the story *The Dream of a Ridiculous Man* belongs to such a type, who visited the "other world" and learned that life goes on after death in a form similar to life on earth. The subsequent influence of these ideas of Dostoevsky's is analyzed and it is shown that his idea of immortality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idea of eternal return in Nietzsche's and Heidegger's philosophy.

Keywords Dostoevsky's philosophy of man, "supreme types", immortality, "earthly" religiosity, eternal return; Nietzsche's and Heidegger's philosophy

(作者单位: 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
译者单位: 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
校对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